

17

蕉風



林欽軍



蕉風

第七期目錄

愚作	江義	園地	青年	露	智	孤	敏	仁	予	石	魯	何	山	黃	岳	纏	老	方	萌	疾	陳	萬	黃	潮州	劉	
揭發文抄公(信箱)	揭發文抄公(信箱)	揭發文抄公(信箱)	揭發文抄公(信箱)	揭發文抄公(信箱)	揭發文抄公(信箱)	揭發文抄公(信箱)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論暴怒(語絲)
.....	
(31)	(31)	(31)	(31)	(31)	(31)	(31)	(26)	(26)	(25)	(22)	(21)	(21)	(21)	(21)	(20)	(19)	(18)	(13)	(11)	(7)	(6)	(4)	(3)	(1)	(1)	

黃則盛：乞丐
 王裕藩：雨夜
 吳均克：牽牛花的悲歎



榴槤是南洋的特產，素有「萬菓之王」之譽，它的大名，本地人中三歲小童都懂，就是「唐山阿伯」在家鄉也會經聽「番客」說過的。

關於榴槤的來源有一段傳說。在明朝鄭和南來的時候，有一天，他蹲在一棵樹下大便，正巧有幾個當地的主人走過來，三保公是個大人物，在路邊樹下大解自然是不甚雅觀的，所以便慌忙穿起褲子，就地揀了幾片樹葉將他的大便包了起來往樹上掛。

這時，土人已走到他身邊了，看他在樹枝上掛了東西，便問他是什麼。三保急中生智，對他們說這是菓子，說完便走了土人聽後，便將樹上的那個所謂菓子取下，說也奇怪，三保的屎真的成了一種菓子

，土人不明就理也便吃了，覺得味道芬香，於是便將核子往地下埋，這樣便有了榴槤。

當然，這是一個無稽之說，但在這裡咱們姑且當它是故事聽聽也沒關係。

它的來源已有上面傳說交代了，但是，它的名稱呢？「榴槤」，又是怎麼來的呢？筆者也曾聽過一則有關它名字的傳說：上面說過那是「三保公的屎」，但後來這種屎一天比一天多，咱們中國人也來嘗了，說也奇怪，老番客在以前天天想念唐山，一吃了這榴槤，竟不想回唐山而對馬來亞留戀起來，所以便叫「留連」。後來在兩字邊上加上「木」旁，便成的榴槤。

榴槤是一種的喬木，樹身高挺三四丈，一直到了頂上才有茂盛的

葉子及枝極，榴槤也便生在那兒。它的葉子并不濶，但却甚長。

榴槤是一年兩熟的菓品，大凡春天時候開花，花後便結菓，菓結後不久便成熟，這是第一次熟的季節，大約在六七月間。第二次熟的季節在十二月左右。這兩個季節，正值兩學期制學期放假的當兒。以前馬來亞各地華校施行兩學期制，有些學校在這個時候換老師，因此在馬來亞有句俗話說：「榴槤上市，教師飯碗跳舞」。

榴槤菓是圓形的，外果皮生有密刺，果皮呈青黃色。其外形不很好看，有的生得很圓，有的卻凸凸凹凹的怪難看。可是，它的肉卻不能以外表而定，往往生得越怪古，其菓肉越是清香可口。這也可以給吃客們一個啓示：物不可貌相。

榴槤

峇峇

把榴槤打開來，裡面有一格一格，每一格內皆有榴槤肉。其菓肉內有一核，核也呈圓形，但亦有扁形的。其菓肉顏色不定，有的呈黃色，有的卻是白色；有的比較濕潤，有的卻乾燥，它的味道的確芳香可口，有些還帶有苦味，苦中又卻帶着甘甜。大凡在馬來亞的人士都很愛吃榴槤，也有少數人不敢領教。

大多數的新過番的唐山客，都不敢領教這種菓品。非但不敢領教其肉，就「聞其香」也要作嘔哩！筆者是峇峇，所以不知唐山伯的感覺怎樣。據他們說：榴槤的味很臭，有一股可怕的屎味。這也許正是三保大監的屎味吧？！

但是，不管唐山伯覺得味道如何，只要狠着心嘗過幾次之後，包你有了榴槤癮。

榴槤樹既高，又少樞枝，怎樣才得到它呢？爬上樹去採？還是拿竹竿去把它打下來呢？其實既不必你爬上樹採，也不必你費功夫打它下來。它一成熟，自己自然會落下

來。

如果你有一塊榴槤園，在它要熟的時候，你便在園裏搭一個草棚，在那兒看管——正如在家鄉看管柑子一般。到它成熟一顆顆落了下來，你便可以拾了運去賣！

也許，讀者要問：榴槤這麼大的一個，又有那麼多尖銳的刺，要是你去拾它，恰巧樹上又落下一個，正好落到你的頭上來，那豈不是要嗚呼了麼？對的，榴槤會打死人的。彷彿榴槤也知道這樣不好，所以它們只在夜間十二點後或午後，才「浦，浦……」地從樹上落下來。因此，你可按時去拾，不必怕被它打死了。

要吃榴槤當然要選肉好的吃，但是，怎樣從外表查知它的內容呢？這裡，我可以告訴諸君一個選擇的辦法。當你拿起一顆榴槤時，你先看看它的蒂，蒂要是光滑的，又沒腐爛的痕跡的話，那麼這個榴槤可說不會太差。然後，你以手指，輕輕地在它菓皮上敲幾下，如果聲音不是堅實的，便是好的。拿近鼻

端嗅一嗅，也可從香味查覺它的好壞。你如果不放心，不妨你再將它輕輕地搖動一下，裏邊要是輕輕地响聲，那它的肉一定是乾的。再有一個辦法，你拿起一個榴槤，它的體積大而重量輕的話，那一定是不錯的！因為大而重的，裏邊的果核必大，果核人其肉必稀薄，若體大而輕的果核必小，果核小其肉必厚，吃了才够味。

你勿以為甜的一定好，這是錯誤的想法！榴槤肉要厚，而味更要有一點點苦味，苦中帶着香甜，才稱得上好，吃起來才過癮。若是核大肉薄，又無苦味，吃起來就像吃蕃薯一般，那怎麼會好呢？

不吃榴槤不知個中滋味！要是你放胆吃幾次，保你想念它。馬來亞有句俗話：「榴槤出，紗籠脫」這便是說：你吃了榴槤，就是沒了錢也要把紗籠拿去當了換錢吃榴槤，由此可知人們怎樣愛好榴槤哩！你別以為吃榴槤的方法只有開來吃就是，有的人還拿來做榴槤糕，馬來人還把它拿煮咖哩吃呢！有

燈下散草

• 黃昌虎 •

壁虎

晚上，我看見許多壁虎在天花板的邊沿上蠕動着，他們縮在黑暗角落里，暗暗地張開兇惡的口，把一隻隻熱望光明的小虫吞噬了！看到這無恥的醜態，憤怒的熱血，在我心田中激蕩着……我想起了目前的社會上也有許許多多像壁虎一樣的人，藏在那黑暗的角落里，施用鬼魅的技倆，吞噬弱小而善良的人。

小草

曠野上，有一個身體結實，皮膚漆黑的「吉寧」人，手里拿着光亮發白的鐮刀，彎着背，不斷地割着小草，幾小時內，把整塊的小草都割光了。

但幾天之後，那些小草又生長起來，新綠堅強地茁出地面了！同樣的，社會的魔掌窒息了熱愛自由、熱愛真理的人，但新的一代又迅速生長起來。

眼淚

不要為了一點折磨或疼楚就流淚，我們更不能隨便流淚，因流淚是弱者的表現呀！

呀！年青的友人呀！別流淚吧！讓我們把那些眼淚，化為一股有力的洪流，讓我們把那些眼淚，化為力量，化為熱情吧！

一些人卻拿榴槤來做菜。他們把榴槤開了，把它一核一核拿出放在盤子上拿來下飯。這種送飯的吃法，筆者會吃過幾次，雖然很可口，但卻很覺膩口，吃了幾粒連飯都吃不下去。但這僅是我的看法，有些人卻吃得津津有味，大有沒榴槤飯吃不下之感。

榴槤味道雖好，但是火氣很盛。據說含有微毒，這筆者不敢下斷

言。不過腳生瘡的吃了榴槤卻不易好。有人說吃榴槤不能喝酒，若是吃了榴槤又喝酒便會中毒而一眠不醒，但也有人兩樣都吃了並未中毒，報上會說有一個印度人因此中了毒，信不信由你。

說實話，吃榴槤太多是不很好的。因為吃後會使身發熱，為了防熱你可以在吃過榴槤後，喝一杯鹽水。筆者幼時，如吃榴槤，家母總

要泡鹽水給我喝的。大多數人吃了榴槤之後，再吃幾個山竹。因為山竹性涼，可以調劑榴槤的燥熱。因此，山竹又有「萬葉之后」之稱！「囉囉嚕嚕」話了這許多，佔去了不少篇幅，實在罪過！現在就此打住，最後奉勸不敢領教這萬葉之王的唐山伯放大胆子嘗嘗，免得將來回鄉，鄉人問起榴槤味卻無話可回答！

換亞答

萬古愁

前些時，阿貴叔賣了九條肥豬，一共是十二担，每担合一百塊錢，還了餘欠人家的飼料費，倒也賺了一把鏰。

袋子一向是空價了的，現在有了錢，不花掉它，好像很不好過日子似的。

「買輛禮里腳車給民兒坐吧？或者買架菲立士收音機？不！民兒媽，不是常說要是有架勝家縫衣車就好嗎？還是，買……？」

這一天，當他正想得天花亂墜時，大雨來了。糟了！屋子漏了！雨水不留情地從屋頂成串地漏下來，弄得滿屋濕漉漉的，好幾處積成了水窪。

「阿貴，你可看到了的！」阿貴家的一邊抹着身上的雨水，一邊說。她正拿着桶接漏水，滿身被淋濕了。一切都修理妥當了，整個屋子也顯得清爽得多，阿貴叔抽起了煙，悠悠然，表現出他心情的愉快。

第三天，阿貴叔在想着換亞答起來。

「民兒，看誰來了！」

他自己年紀大了，不能爬高，勞動鄰居又不好意思，只好請了人來工作，講定結好每一百張付工錢四元。

「民兒是一個聰明孩子，他把頭向門外一探，就跑進來對老子說：

「是一個穿黃衣的馬來人！」

「馬來人？」阿貴叔奇怪了，

他並沒有甚麼馬來朋友呀！狗吠得愈來愈厲害了。

「喂！幹嗎還不把狗叫住？」馬來人在外面怒吼道。

阿貴叔趕出來叫住了狗，那馬來人的腳車也停在門前。

「朋友，你找誰呀？」阿貴叔迎了上去。

「找誰？」那個冷笑道：「找你呀！」

「找我？」阿貴摸不着頭腦，「幹嗎？」

「哼，問你自個兒好了！」

「呃……」阿貴叔沉下頭，想了又想，可是，甚麼也想不出。

「哼！」那個想，你這老頭兒笨頭笨腦，還是讓我來點破吧，便說：「這屋子是幾時換上新亞答的？」

「前兩天。」

「可有『達』？」

「『達』？」阿貴叔懂得的馬來話很有限。

「『達』嗎？就是所謂准字啊！」民兒岔嘴說。

「沒有。」

「好呀！」那個聲色俱厲地說

有錢就好辦事，請了一些小伙子來，一千三百張亞答，前後只要二十個鐘頭，已經全部結好了。

「這下子，可別怪我無情了！」阿貴叔這時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事情的嚴重。

「我以爲這……」阿貴叔結結巴巴地說：「這……這是我自己的房子，換上幾葉亞答是不緊要的。」

「這麼說，在你這塊園地裏，你就可以幹出一切不顧皇家規矩的事來嗎？哈哈，可沒這麼容易！」說到這裏，那個的臉突然變得緊緊，聲音更尖銳了。「現在，我以地政局特派人員的資格，命令你把亞答拆下來，在兩天之內要是不完成這工作，當心被控告！」

「這……」阿貴叔嚇得沒了主意。

「當心！當心！」那個臨去之前，還不肯稍微放鬆地逞着威風。

「高伯，你說我怎麼辦好呢？」

「晚上，阿貴叔找鄰居高伯商量，把早上的事情全盤托了出來。」

高伯是一個久經世面的人，而且，他的屋子在不久前才換上了新亞答，對這件事當然比較有經驗。

「照手續來講，是必須去申請准字的。可是，這不但很麻煩，而且要幾個月才能拿到。所以，多數人就不敢去問津了，如果私自換了亞答，應付『地牛』又不得法，再拆下來，也是常有的事。」高伯說到這裏，阿貴叔搶着說：

「那我要怎麼辦才好呢？」

「別着急！」高伯沉思了一會，自信地說：「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謝謝你老人家呀！」

「不過，要備一點禮物。」

「甚麼禮物？」

「我看……」高伯想了想，然後悄悄地說：「回去，抓兩隻雞兒、檢二三十個雞蛋、紅老虎一兩張，還有……還有……」

「那容易，容易極了。」

壁上的鐘剛敲了七下，狗又吠起來。

阿貴叔今兒起個絕早等着，此刻，已知道是昨天那個自命爲地政局人員的馬來先生來了。

「喂！」那個看到阿貴叔出來

，指着屋上問：「到底拆不拆？拆不拆呀？」

「朋友！」

「別軟嘴，我以我的權力命令你。」

「……」兩下子功夫，弄得阿貴叔真有點吃不消，把昨兒預備的那席話，忘得一乾二淨了。

還好，高伯及時趕來。

「哦！到底是怎麼回事？」高伯雖然裝着三分傻，却帶着七分智

「他換亞答沒申請，犯了法，我要他拆下來。」馬來先生看到高伯的舉止和言談，知道他是個「有辦法」的人，着實讓了三分。

「對呀！這是他的錯，你也可以是真盡責呢！」高伯假意逢迎他。

「大家都像你這麼明白就好了。」

「不過，這也難怪，我們鄉下人，對皇家的規矩多數不懂，以致常常要麻煩你先生了！」高伯說到這裏，把一隻手搭在那個身上，「好吧，有話讓我們慢慢談！」

「裏面坐！裏面坐！」大半响，阿貴叔才說了這句——這句話昨天若說，今兒可以不用這麼麻煩了！

三人像開宴會似地在廳裏坐下，桌上擺了茶水蛋糕，三個五的香煙。

「朋友，累了吧？那麼，隨便用點東西，過後，讓我們慢慢談。」高伯殷勤地說。

「本來嘛！這不干我底事，只是，吃政府頭路的人，不得不如此。」那個喫了喝了，嘴吧也就軟了下來。

「這件事，我們深知道，而且更深信只有得到你的帮忙，才能解決！」高伯送過了一根香煙，自己也點上了一根，吸着。

「你講得太那個了！」那個噴出了一口煙。

「這是真話！」

「倘若是真的，我又能做些甚麼呀？」

「只要你開開恩，不控告就是了。」高伯向旁邊的阿貴叔使了一

個眼色。

幾秒鐘的工夫，阿貴叔拿出了兩隻大雞母，一竹籃雞蛋，放在地上。

「我看你們還是自己設法去！」那人把視線移到屋頂，地上的東西瞧也不瞧。

「多隆一點！」高伯拿了兩張紅老虎，塞在那個的衣袋裏，「一點小意思，小意思！」

「啊！」這下子，再不容許他

心窗夜語

讀書，是把一個衝動的人變得冷靜，把一個情感濃厚的人變得理智些，使一個不會想的人懂得怎樣去「想」。

智識的獲得有一定的規律，從懷疑到思索，從思索到辨別，辨別得到的結果，便是我們所要的真實的學問了。

作家的筆是一把槍，話是粒

做作了。他站起，臉上的表情，像嚴肅，可又不像。

「兩隻雞，幾個蛋，一點小意思，只要你肯幫忙，以後當多多孝敬！」

說話時，阿貴叔已把那些東西安置在那人的腳車上了。

「那麼，就讓我想辦法吧！」半响才說了這麼一句：「不過，以後可別又換亞答不去申請了。」

陳世能

粒的子彈，能够給敵人一個致命傷。

在幻想的泥土上，希望的種子是不會發芽的；唯在現實的泥土上，希望的種子才會發芽、

開花、結果。而這果實是必須要 用血汗來栽培的。

語言表示思想，行動產生力量。



疾風譯

Father Mole-cricket



從前，鄉下有一個癩人，叫做「蟋蟀老人」，別人都辛勤地耕田種地灌溉築堤，他却每天坐在椅子上偷閒

子了。你到田裡去，乘人不留意時，把兩頭水牛牽走，綁在一個偏僻的地方。當人們發覺水牛失去時，你便乘機告訴他們，說你父親懂星相學，或者會幫他們的忙。」兒子照父親的話去做了。

，合上雙眼，想着怎樣去向親友借糧借錢。他說：「然有這麼多人做工，爲甚麼自己還要去幹呢？他這個「妙論」引全人村起的不滿。每逢他出外向人借著薯，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你這個老笨伯，走開吧！爲甚麼你不去做一天誠實的工作，而每天在四處跑跑，逢人便借這借那呢？走開吧，你這老笨伯！」蟋蟀老人的信用及名譽，好像退潮一樣的破產了。

下午，農人跑回田裡去工作，看見失去了兩頭水牛，他們齊聲說：「它們跑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們去問問星相家吧！但是，到甚麼地方去找星相家呢？」這話剛好被老人的兒子聽到。他說：「我爸爸懂星相學，也許他會幫忙你們的。我帶你們到我家去吧！」於是他把農人們帶到家裡。蟋蟀老人仍然臥在椅上，高高的把腳放在小凳上，做他的甜夢。當他看見他們來時，他擦着手掌，笑着歡迎他們說：「午安，你們幾位高貴先生們到來，有何貴幹嗎？」

他把兒子叫來，對他說：「我現在已經想出找錢的法

水牛，不知怎樣才找得回來。幸虧聽說您是個星學家的妙法應驗成功了，心裡高興不已；却不表露出來。

他假裝着不知內情地說：「哎呀！承蒙大家這樣熱情來請教，我當然要盡力幫忙的。說後，他拿起一張髒髒變色的紙，用豪豬刺做的筆在紙上胡亂地劃了一些畫非畫字非字的東西。然後，把雙肘放在桌上，雙掌托着面頰，故作正經地沉思一會兒，他跳起來說：「好呀！我看見牠們了。你們沿小路走上一哩多路，經過你們的稻田，再向茂盛的叢林走去，你們的兩頭牛就在那邊。去，快去吧！遲一步牠們會餓死的。」聽了這話，幾個農人便飛跑到叢林去，果然找到了兩頭水牛。他們高高興興地牽着兩頭水牛回家。爲了報答老人的幫忙，他們帶了不少東西給他：米、烟和魚，還有他兒子的咬糖。蟋蟀老人看了這瞧了那，笑得合不攏嘴。

一傳十，十傳百，蟋蟀老人的名聲便傳遍整個地區，不久傳入國王的耳裡了。正好，這時國王宮殿某處的地下埋藏的寶物失盜了，七箱黃金、金鋼鑽和珍珠被賊偷去。國王得了報告不禁大怒，立刻把使者叫來，命令他到蟋蟀老人的村子去，把他找來。使者遵命而去，到了老人的家，蟋蟀老人照常臥在長椅上打瞌睡。使者用捧在他頭上敲了幾下，他才醒過來。使者把國王的命令告訴他，要他立刻到宮裡去。蟋蟀老人害怕非常，自己并非星學家，怎樣去找呢？但却又不敢反抗國王的命令。

他們回到王宮後，國王便立刻召見蟋蟀老人。他說：「聽說你是個星學家，能推斷失去的東西藏在何

地是嗎？」

「陛下，請千萬寬恕你卑賤的僕人，」蟋蟀老人跪在地上戰兢兢地說：「我不過是初學星相，并無超人的技術。我家只存有四本有關怎樣找回失去東西的書，實在……不敢……」

國王說：「好的，我限你一星期內把我失去的七箱寶物找回來；如果到期找不着的話，我就砍去你的頭！」

蟋蟀老人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

晚飯後，他吩咐妻子替他做些麵包團，她把麵粉捏成麵團，一個一個地進爐去。當麵團被拋到爐裏去時，發出一陣陣撕撕聲。蟋蟀老人躺在長椅上一個個算着：「撕撕——撕撕——撕撕——撕撕——四！一直算到七。真巧，此時七個偷竊國王寶物的賊，因爲心虛正好前來探聽蟋蟀老人的動靜。他說「一」時，第一個賊走過門前，說「二」時，第二個走過，直到第七。賊頭聽了很害怕，他對部下說：「看來蟋蟀老人已經發現我們了，怎麼辦呢？現在，爲了我們的生命着想，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向他自首。如果他答應不在國王面前出賣我們，我們便把埋寶物的地方告訴他，這樣我們便可以得救了。」

於是，他們便前去敲門。一進門時，賊頭說：「是的，我們都來了。不過，你怎知道我們是偷國王寶物的賊呢？如果你答應不出賣我們，我們便會告訴你埋寶物的地方。」蟋蟀老人聽了又驚又喜。他鎮定地

說：「我當然知道。至於怎樣知道的，你們可別管。現在，如果你們把埋寶物的地方告訴我，你們便可以自由了。不過，你們得講實話，不然可不要怨我無情。」賊頭說：「我們把七箱寶物埋在離王宮南方不及一哩的地方。我發誓，這是實話。」蟋蟀老人聽了非常高興。

第二天早上，蟋蟀老人走到宮殿去。國王看見他說：「蟋蟀老人，有消息嗎？」

蟋蟀老人連忙走上前叩頭說：「陛下，請千萬寬恕你卑賤僕人的頭顱，昨晚通過真主亞拉的幫助，我在天書上看到了一段文字，那七箱黃金、珍珠和金鋼鑽，是被七個強盜偷去的，現在埋在離王宮南方約一哩遠的地方。」國王聽了便派出五百名禁衛隊去找寶物，蟋蟀老人留在王宮等他們回來。真的，他們終於找到埋藏寶物的地方取出七箱寶物，凱旋而歸。七箱寶物在國王面前一一被打開，只見滿箱黃金、珍珠和金鋼鑽，金光閃閃，毫無損失。國王高興不已，立刻贈蟋蟀老人一箱寶物。他對蟋蟀老人說：「我現在任命你做本國皇家星學家。」

一天，港口來了一艘輪船，船上載有不少剛出世的小鴨。船長謁見國王說道：「陛下，我從遙遠的地方運來不少雛鴨。我以我的船及貨物和貴國打賭，陛下，不能分出雌雄來。」「好的，我接受你的挑戰。」國王有把握地說，又命令首相說：「把皇家星學家請來！」

這次的難題更大了，蟋蟀老人接受了國王交給他的任務，要求給他三天的時間思考。回到家的時候，簡直飯不下嚥，寢不安枕。他苦苦地思索了兩日兩夜，仍然毫無頭緒。到了第三天，他忽然心血來潮，說：「如果我今晚乘船到輪船去，也許會偷聽到些消息。」於是，當晚他便乘着搖船，搖到輪船邊去聽了。正巧，這時船長太太對她丈夫說：「我倆在海上不知跑了多少地方，你也和人打賭你的『鴨謎』不知多少次了，難道你還不信任我，難道你不能把答案告訴我嗎？」

「我的愛，小聲點，」船長說：「太危險了，別人會聽到的。」

「笑話，」他妻回答：「在這午夜時分，誰要來偷聽我們講話？」

「好吧，」船長說，這時，蟋蟀老人高興不已，耐心地偷聽細微的聲音。「我告訴你，不過，你得保守秘密。是哪，妳祇要拿一盆水來，放在鴨子面前，雌鴨便會立刻跳下水，雄鴨總要遲疑一下才會下水。」

懷着興奮的心情，蟋蟀老人上岸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在王宮出現了，宮中大臣齊集，船長也抱着幾隻鴨子來了。

「喂，」國王對蟋蟀老人說：「現在，你可以分辨出雌雄鴨來嗎？」

「陛下，」他說：「千萬寬恕你卑賤的僕人的頭

顛。經過日日夜夜的研究，不吃不眠，終於在萬能真主亞拉的幫助下，在疊疊的書籍中找到了答案。如果陛下能命人拿一大盆水來，我便可分辨出雌雄了。」國王聽了，拍拍手，命令兩個女奴拿盆水來。水來了，蟋蟀老人抱了一隻小鴨，把它放在盆邊；它立刻跳下水去。他說：「陛下，這隻是雌性的。」他再試另一隻；但是，這一隻在盆邊站了一會，拍拍翅膀，然後才下水。「這隻是雄的，」他說。國王轉身問船長是否。船長承認國王勝了，船和貨物都屬於國王的了。國王給船長一隻搖船，讓他和妻子回國去。至於，皇家星學家呢？也得到不少珍貴的綢衣和美麗的金杯銀碟。

一天，國王請了國里的顯要，到郊外去野餐。當然，蟋蟀老人是被請者之一。數十隻大的象，載着國王、首相、大臣及皇族家人，浩浩蕩蕩向目的地出發了。不久到了地點，大家坐在地上開始野餐，玩得很痛快。正要返程的時候，有一隻小蟲跳到國王的手掌里。他迅速地把手合上，對蟋蟀老人說：「如果你真是個星學家，告訴我手中捉到的是什麼？」「唉呀！我怎麼知道呀！」蟋蟀老人心慌地說：「我的書全留在家里。」國王聽了假裝生氣地說：「什麼？好，如果你說不出是何物，我就砍你的頭！」說後，取出利劍，指着他的胸前。可憐的蟋蟀老人！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於是，他就悲苦地喊道：「哦，蟋蟀，可憐的蟋蟀！」「對，很好，」國王聽了大笑道：「它正

是蟋蟀。」這時的蟋蟀老人真高興極了。他看見蟋蟀叫了兩聲，從國王手掌跳到草叢去。

經過一次再次的驚險後，蟋蟀老人決定把屋子燒掉。夜半時分，他偷偷地放了一把火，火舌漸漸地從下面噴上屋簷，頓時火烟滿天，可怕極了。他假意的跑去扭水來救火；但又故意在半路跌倒。這時，村里的人雖然聞聲而來，屋已燒去一大半，救已來不及了。他們只好在旁看着，一面為蟋蟀老人可憐，一面為他那尊貴的書本珍惜。經過這一晚的火災，他的屋被燒成灰燼了。

第二天早上，蟋蟀老人跑到國王面前說「寬恕，陛下，千萬寬恕你的卑賤的僕人的頭顱。現在我是個窮骨頭了，昨晚，我的屋着火被燒掉了，我那有關星學家的書本也一一被焚燒去。此後，我再不能任皇家星學家了。請國王原諒為是。」國王聽了，說：「好吧，你現在也可以退休了。」

過了些時，蟋蟀老人怕國王再請教他，便帶着一家人，偷偷地搬到別的地方去住，繼續他那頹廢的生活。最後，他的財寶都被他吃空了，一家人流落成乞丐。



守榴槤記

萌季



眼看着「萬菓之王」的榴槤上市了，不禁使我回想起去年守榴槤園時的情趣來。

去年，正當榴槤即將成熟的時候，二哥向馬來人「巴惹」（頂）了一塊榴槤園。這一塊不甚大的園子裡，我有幾十株高聳的榴槤樹，間雜着十來株「魯枯」樹。那時候，每株榴槤樹上都掛着一粒粒的「果王」，雖說還未成熟，但是使人見了，也是要吞一口涎哩！

一天清晨，我跟二哥到園子裏去搭榴槤棚。到了那兒，我們在附近園尾的地方砍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竹，然後選了一塊比較適中的地方，把野草斬除乾淨，開始搭棚。費了一小時的功夫，才把棚完成。這棚是用四根較爲粗大的竹做棚柱，

再加上縱橫大小或圓或扁的竹子釘繫而成。棚頂是用亞答蓋的，爲了怕下雨時雨水會從旁邊打進來，我們還在左右兩邊圍上麻袋。

一星期後，榴槤開始成熟，應該是守園的時候了，二哥便把枕頭、被單等搬到榴槤棚去，準備守園了。

每天下午放學回家後，我總騎着腳車，到那塊離我家二英里左右的園子裡去，代二哥守園，好讓他做別的工作去。守榴槤是件又有趣又寂寞的事，遇到有風的時候，榴槤便接二連三的從這株那株的樹上掉下來，跑過去一粒粒的拾在筐子裡，覺得有趣而開心。可是，當風兒還緊吹着時，可不能趕着到樹下去拾，因爲說不定樹上會再掉下幾

粒炸彈來，那樣拾者的頭可就要遭殃了。又有些時候，天上一絲風都沒有，果王便撒嬌似的靜掛在上面，真使你等得不耐其煩。所以，守園的時候我總要帶幾本課外書，靜心地閱讀，等待榴槤下落，一邊讀書，一邊在筐裡選出最好的榴槤割開來，慢慢的品嚐它那又白又厚，芬芳可口的肉，真是滋味無窮！

松鼠這傢伙真惹恨：每當你不留神時，便跑到榴槤樹上，大嚼「果王」的美味。縱或菓肉沒被牠吃去，壳上也會被牠咬出一個小洞，過了幾天後那粒被咬的榴槤便會腐爛。爲了要避免松鼠的侵襲，我們在每株榴槤的枝極上掛上一個「土油罐」，在罐的中間懸一根木棍，棍的末端用麻索縛住，這麻索引至樹下，互相連結着，然後用一條長繩將結頭綁住，直通到榴槤棚，縛在棚柱上，當發現有松鼠偷吃榴槤時，便將棚前的繩子拉動，掛在榴槤樹上的土油罐，因受當中木棍的敲擊，便發出孔孔的響聲，互相呼應着，就是多大胆的松鼠，也得不敢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硬壳精裝，並附詳細目錄總索引

每冊定價叻幣二元四角

蕉風第一卷合訂本

自第一期至第十二期

內容豐富，包含各種創作百餘篇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星加坡：紅燈碼頭溫澈斯特廿六號
 吉隆坡：安邦路馬華公會大廈三樓
 怡保：希尼沙街廿六號
 檳城：林連登路七十七號

不逆命奔逃了。

一個週末的晚上，我跟二哥到榴槤棚去守夜。

夜幕低垂，大地黑暗。二哥將那盞小煤油燈燃上，我們在棚裡躺着，但毫無睡意。這時四周漆黑可怕，一切都是陰沉沉的，只有蟲蟬，在各角落不停底的鳴着，交織成一首淒婉的夜曲。

剛欲入睡之際，又被那討厭的

蚊子嘈醒來。二哥忽然記起棚底沒有熏椰皮，怪不得蚊子這麼猖狂，於是二哥把棚底的椰皮熏上，我們才睡得着。

朦朧中被二哥推醒了，定神一望，望天還黑得很，我問二哥天還沒亮起來幹嗎？他告訴我，這時已差不多四點，榴槤是最常在這時候掉落的，所以要起來守候。真的，遠有榴槤掉落聲，並且響聲此起彼

落。我們各拿了手電筒開始找榴槤，有趣得很，當你在這邊拾的時候，那邊又撲撲的掉下來，到五時左右我們已拾滿一筐了。

東方顯出魚肚白時，我們便將所拾的榴槤放在地上，然後把那些好的一粒粒放回筐中，（因為其中有的裂開了。）一陣微風，那本已芬香的空氣，更顯得馨郁無比，真使人垂涎三尺！



金發奔到村長的家，碰碰地敲了一陣門，把村長從夢中吵醒起來。

村長披着衣，揉着眼起來開門。

「啊！是你呀亞發，有什麼緊要的事發生嗎？」

「我想請求出新村，到礦場上去。」

「什麼？不行，下這麼大的雨，又這麼夜了，路上會出事的，我負不了責！」

金發苦苦的哀求，幾乎纏了近乎個鐘頭。村長實在不耐煩了，才說：

「好吧，破例一次，不過出了什麼危險是你自己的事，與我無干。」說着打了一個呵欠，用鋼筆爲金發寫了一張紙。

金發歡喜地接過紙，跑到馬打寮，請當值的馬打仔，把「三劃」喚起來，花了差不多二十分鐘，才得到了准字。又跑到自衛團部打過招呼，又去請村子的特士司機王順和，同他去礦場走一遭。

王順和聽說，當然是老不大高興；但禁不着金發一再地哀求，最後才罵道：

「丟那媽！這麼大的風雨，不翻車才怪呢！金發，看十幾年老朋友的交情，我這條命是只好奉送給你了！」說着，冒雨去看他的車子。

金發知道他是首肯了，便奔回家去。發嬌正坐在床邊發怔；他溫和地向發嬌解釋，礦上沒有人打理，該他負責，他如果不去，萬一出了大禍，不但飯碗打碎，可能還要吃官司。說完又叮嚀發嬌，再餵福仔一遍藥，如果明天一早不退燒，便請特士把福仔送到坡裏醫院去診治，他明天也要趕早回來。說完，也顧不得發嬌的心情如何悲苦，便跑了。

自衛團開了閘門，特士車馳上了公路。汽車像一隻亡命的幽靈，穿過急驟的暴風雨和震響呼號的森林與山野。閃電和劈雷在後面無情的追趕着，一陣陣的旋風要吹散牠的骨架，箭似的雨要打碎牠的軀壳。

好容易到了礦場。金發領着王順和奔到宿舍，指着自已床說：

「順哥，唔該你委屈一下，在我床上睡一晚，添日再返去。」

他邊說邊換上笠帽、水衣，拿起鋤頭、提着船燈，到礦溝去。

瑋瑋底已經有幾盞飄搖的燈在暴風雨裏閃動着。金發扯着嗓子叫道：

「喂！喂！係稟個在下底，稟個？……財叔嗎？是你嗎？財叔？……」

半響才有人撐着船燈從窳窳裏伸出頭來，高聲喊道：

「稟個叫我！」是梁財的聲音。

「財叔是我，金發！金發！」

「你怎麼這陣間趕來了！……我們正在用吊泵車出水溝，……」一陣暴風夾着急雨，淹沒了語聲：

……接着又聽見下面喊：「水落得緊要，礦頂上的水四面八方灌下瑋瑋底來，你下來看看。」

「財叔，……財叔！溝尾塘，和禁塘壘都查看過嗎？都查看過嗎？」

「看過了，看過了！沒有事，『斗門』都扯開了！」

「不行，不行，財叔，你先上來，下面還有誰？」

「看電的陳記，和看舍尾的順發？」

「好啦，讓他們倆留在下面，你上來陪我去看看壘，上面最緊要！」

一道閃電，像一把雪亮的刺刀刺破了黝黑的夜和戰慄的森林原野。爆炸的雷震撼着礦場，吊在金山溝

頂上的電燈滅了一下，又燃起來，在柱上只閃幌，連金山溝的竹骨架也瑟瑟的發抖。雨沙沙地在風裏旋轉，淹沒了一切聲音。一個黑影從瑋瑋底艱難地爬上來，會合了金發。兩人提着船燈，沿着溝尾壘奔去。只見一股匹鍊似的激流從溝尾二十尺闊的大斗門帶着喧嘩聲翻騰出去，流向遠處的公河。大地上遍是成股的水，從高處向低處流，從平地向渠窪匯。每一條溝道都滾流着水，每一個低窪都積滿了打旋的水。四處的水都張開了嘴呼叫，匯成驚人肺腑的洪響，像大地忽然暴怒，噴着無窮盡的淫涎。

兩盞被疾風雨打亂的船燈在礦地裏奔閃，一時上，一時下，一時停，一時又移動起來。天上電光一閃，又爆出一聲雷，轟隆！喀喳！

「金發，這裏禁塘的壘頭都看過了，不會出事的，」梁財說，一面抬起船燈向塘裏看去。只見塘裏的水已經漲滿了，平時小湖似平靜的水，現在像洶湧的海，浪花一圈接着一圈沖蕩着壘堤。雖然，他早已把斗門抽開了，但是在這般的豪雨下，塘水仍然只見高漲，不見退落，看看水勢要平壘頂了。

金發拉了梁財一把，說：

「財叔，跟我來。」說着朝南邊早上看過的壘頭奔去。

果然，那有裂痕的一段壘，泥砂已被暴雨打散了。想奔躍出的水浪，已把它沖成一道八寸深潤的缺口，水嘩嘩的不住的瀉出，向着礦場的瑋瑋滾去。

金發也顧不得言語，立即奔下坡，拖了一把乾草和泥漿，跑上來堆在缺口上。剛鬆了手想再下去拖草泥，那填下的草和泥又被激流沖走了，缺口又更大了二吋。金發和梁財兩人，你一把草我一把泥，向缺口填。但那裏濟事，草泥剛被放上去，就立刻被巨水沖走，缺口由一尺半看看變成二尺了。

「財叔，不行，如果壘頭崩了，全礦都要淹沒，你趕快回估俚房把夥計們都叫起身來搶救，我在這裏守着。」

「也好，我馬上回來！」說完，財叔便提着風燈往回跑。

電閃着，雷劈着，風雨愈來愈急驟。山野間像有千萬頭盛怒的巨象，穿過森林，蹂躪泥土，衝折樹幹。電光閃時，烏雲裂開了濶嘴；風暴之夜在獠鷲的狂笑。

八分鐘過去了，才見宿舍那邊，梁財帶着七八個工友，提着船燈，拿着鋤頭和麻布袋，冒着頂頭的逆風驟雨，向禁塘呼嘯奔來。

人們到了塘邊，看見金發全身躺在三尺深濶的缺口間，兩手緊緊攀着壘邊；水衝蕩着他的身體，從縫間掙出來。大家把他從缺口裏拖出來，他已成了奄奄一息的泥人，在雨中縮瑟顫抖。接着工友們七手八脚的工作起來，有的在坡下挖草泥，有的把泥裝進麻包，有的等不及麻包就用箕仔裝了泥和草，倒進缺口。起初缺口還在漸漸增大，看看就要守不住了，後來幾

個麻袋投了下去，才算把激流的鋒頭止着。

這時，又聽見風雨聲裏，遠處瑋瑋底傳來斷斷續續的呼喊聲。金發歇了一刻，人已清醒過來，便向梁財說：

「財叔，吊泵那邊的人手不夠，你帶兩個人過去，這邊水勢小了，有我們守住，不要緊了。」

梁財帶着兩個人過去了。這邊依然奮勇的工作着，與風雨激流搏鬥；差不多又費去半個多小時，才算把缺口完全填好了。於是金發又同工友們在壘上走一圈，把看來危險的地方，全用草泥填補起來，又把斗門再抽高一點，讓塘水迅速流洩出去。

這時，風雨稍稍收斂一些，雷聲也彷彿漸漸離去，在遠處殷殷的轟隆着。大家本已為風雨就要歇停，但不一會却又狂嘯起來。

壘頭修好，大家便全趕到瑋瑋邊去。

「財叔，水車出去多少？」金發喊道。

「剛才禁塘崩流出來的水都灌進瑋瑋底了，水已經淹沒了泵寮底。吊泵已經吊得不能再高，如果水再向上漲，就沒法車水了。」

金發正想親自下去幫手，一陣強勁動的疾風夾着雨犀利旋轉而來，差一點把他吹翻在地上。工友們都彎下腰躲避風勢，一時四野的樹枝咯咯作響，到處是斷折聲。接着，泵寮和金山溝上的電燈都陡地熄了，再回頭看宿舍、公事廳和鐵柵四處的路燈也都熄了，只賸下人手中提着的幾盞船燈依然飄蕩閃爍着。

「糟！跌擊，全場熄火！」看電的陳記在下面窺窺裏嘆。

「龍擺尾，場外的大線被吹斷了！」

「金木哥，請到火房檢查電掣先。」金發對電手說。

金木，金發還有兩個工友，奔往火房檢查，火房的保險絲和線路都是好的，果然是外邊來電的大線被巨風吹斷了，或者電線桿被吹倒了。

電停了，吊泵就不能轉動，也無法繼續車水出溝。梁財，陳記等只得把泵寮裏可收拾的東西，如電掣板，小零件等拆卸下來，抬回宿舍去。

大家都回到宿舍，換下被淋透的衣衫，對着依然在浙瀝的雨發怔。過不了半小時，天邊已發出灰白，風雨已漸漸收止了。

清早七點，加拉拉從坡上趕回來。近八點的時候，頭家林勝隆也坐着他的「雪弗來」到了礦場。

水浸了礦穴的三分之一，半個泵寮淹沒在水裏，金山溝上和幾處泵寮的亞答頂都被吹翻轉來，地上散亂着亞答片和折斷的竹竿，礦場四周也折斷了不少老樹，一片蕭條凌亂的景象。怎叫林勝隆看了不傷心冒火哩！

濛濛的雨仍在時歇時落。昏昏睡去的金發被人從夢中喚醒，因為頭家召他到公事廳問話。

林勝隆在廳裏大發雷霆，加拉拉亞榮鐵青着脸坐在一邊。金發進公司廳的時候，林勝隆正跨着大步走

到窗前，指着窗外咆哮道：

「丟那媽！你看看損失多麼慘重，瑋瑋淹滿了水，要多少天才吸乾，！丟你老母！」

他一見金發進來便怒叫道

「金發聽說昨天禁塘崩壘，淹沒了瑋瑋，是不是？」

「才崩了三四尺，後來搶救好了，沒有流出多少水。」

林勝隆把手用力在寫字檯上一拍，罵道：

「丟那媽！還沒有流出多少，要把瑋瑋變成水塘才稱心如意，是不是？丟那媽！你幹的什麼事，壘頭鬆了，怎麼不早修補，非等到缺三四尺才救，你是睡死了嗎？」

「昨天，我家的福仔生病，我回去了一趟，半夜趕回來，壘頭已經缺口了。」

「啊——原來，你回家和老婆丟擲去了，明知道加拉拉不在，礦上就你一人打理，你還有閒心回家，難道你是故意想毀我的礦嗎？」

金發一夜沒睡，差一點把命都送在風雨激流裏，拚死搶救了礦，頭家不但不安慰嘉獎，反而沒頭沒腦的亂罵一通，心頭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便厲聲地喊道：

「不要亂罵人！怎麼，人家的孩子都快死了，連回去一趟都不行嗎？」

想到病了的孩子，和留在風雨裏孤獨無依的老婆

，怒氣更不禁從心上翻湧出來。本來有一肚子理由想說，却一句都說不出來，氣得全身發抖，瞪着一夜未睡的紅眼，捏緊着拳頭，恨不得上去對準頭家那肥胖臃腫的腦袋湊一拳。

「你對誰說話，怎麼一點場規也不懂？丟那媽！你把我的礦淹了，還要發狠！滾，滾，滾，你給我滾！」

「滾，不就滾囉，丟那媽！你老豆還願意在你這破礦場上養老一輩子不成？」金發也回敬道，然後恨恨地對地上吐一口唾沫。

「打死你這個亂仔，洪家剷！滾，滾！丟你祖宗八代！」

金發從公事廳跑出來，臉色氣得發白，雙手抖索。工友們圍上來詢問，他被滾蛋的事立刻傳遍了全礦場。大家紛紛為他抱不平，但是一向散漫慣了，所以也不過你一嘴我一舌，說說也便算了。

在財富那裏算好了賬，金發收拾着行李，準備和還未離去的特士車司機王順和一道回去。

這時，梁財輕輕走到他身後，一手按着他的肩，極懇切關懷地對他說：

「老弟，走路有緊要，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年青力壯，精明能幹，那裏混不到飯吃。不在這裏幹更好，賣命也得勝過為稟個！係唔係？……不過……」

「梁財頓了頓，滿臉露出猶豫的神色。」

「不過，不過什麼？……財叔，你直說呀！」金

發懷疑地瞧着梁財。

「不過，有一樁更令你傷心的事，不能不告訴你，你要鼓起勇氣來承受……」

「什麼事？」金發緊張地抓着梁財的雙手。

「剛才你村裏的人打電來，是我聽的，你的福仔……」

「怎麼？」

「死了！」

梁財默默地點一點頭。

「呵！呵！」

呵！金發滾倒在地，號啕痛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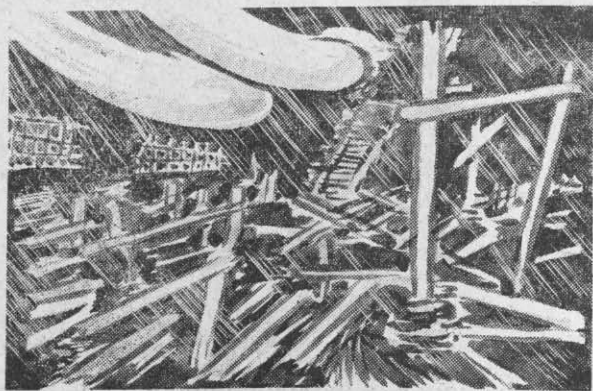
他在地上打滾，全身劇烈的抽搐，熱淚泉

似的湧出，他放聲厲叫着：

「呵！呵！」

為稟個賣命！賣命爲了稟個！福仔！福仔！我的福仔！……」

「……」





錫蘭的鳥鴉

老鴉

的俗語，誰都討厭這種不吉利的飛禽。但是，這種黑寡婦在錫蘭却遍地皆是。

錫蘭是印度

洋中一個大島，哥倫坡是錫蘭的大港口，也就是東西航船的必經之地，由星加坡至哥倫坡，需要三日半的海程。

最近，我有一位老朋友到錫蘭去，他來信，告訴我一件奇異的事，那就是錫蘭的鳥鴉。

他信上這樣寫：

「……喜鵲

未叫鳥鴉叫，良辰吉時變凶兆。

這是我們中國人

「到了錫蘭，我們住在一家私

人的住宅裡，房子很寬大，只有我和雲妹（他的女兒）二人居住，因為我們吃不慣錫蘭人的咖哩飯，便自己煮菜。

「我們的廚房裡，時常失去尚未煮熟的魚蝦和蔬菜等；這些『小偷』，原來就是那些鳥鴉。牠們，每天上午，成群結隊的在每一家的屋頂上飛翔，只要一不小心，離開廚房一二分鐘，滿籃的鮮魚，肉蝦，蔬菜，都會被二三百隻『伏沖機』襲擊了，使你搶救都來不及。除非你把玻璃窗關上，才可以防止襲擊。可是，在這熱帶地區，我們怎能做『蒸饅頭』，悶在熱鍋子裡呢？」

「我曾經想射殺『敵人』。可是，一位鄰居用生硬的英語勸告我說：『射殺鳥鴉是犯法的』。詳問之後，才知道——鳥鴉在錫蘭，是被保護的飛禽，因為錫蘭人認為牠是『有益的飛禽』呢！」

「據那位鄰居說，鳥鴉為錫蘭政府每年省了許多清道費。凡是錫蘭人拋棄的腐爛食物，都由鳥鴉來清除；因為鳥鴉最喜愛這些腐臭的食物啊！」

「鳥鴉在錫蘭是天之驕子，但是我對牠一點好感也沒有。每天，太陽尚未起身，牠們就開始在屋頂上、大樹上召開『哭喪大會』，哇！哇！哇！像悲慘哭號似的吵醒人們的清夢。

「黃昏時候，滿天的鳥鴉，飛來飛去。原來，老鳥鴉教小鳥鴉飛翔是早晚兩次，牠們，佔有了錫蘭的制空權，而且還向錫蘭人頭上『轟炸』臭蛋，落在人們頭髮上，又熱又臭。

「天下烏鴉一般黑！這句話要修正一下。錫蘭的烏鴉雖然黑色的佔多，但也有灰色的，而且還有白色的混雜在其中。天下烏鴉不一定全黑，不過，天下烏鴉一般倒是真的啊！」

我所知道的印度人

續 英

我沒有去過印度，然而，我却知道印度人的一些生活習慣，原因是我的隔壁鄰居就是印度人。

印度人在新加坡的很多，爲僅次於中國人和馬來人的民族。他們大都受過殖民地教育，有的也長袖善舞，家資富有。我的這家芳鄰，

就是一個擁有大批房屋的富商；我便是他的房客之一。他是馬來亞土生的峇峇，受封太平局紳，還是「中國學會」的會員，一般的「唐人」稱呼他爲「八商頭」。

但儘管他已成了完全馬來亞化的英籍臣民，他却一直保存着印度的生活習慣，還說着自己的印度方言。

今天的印度人，還是盛行多妻制。這位印度人也不例外，有一妻一妾，大小兒女十七人。

他們的生活過得很簡單，每天

早上，孩子們未上學之前，老主人就挽着大長弓竹籃徒步上市。買好一天的食物，乘了三輪車回來。大型的汽車，却由司機分批接送孩子們上學，第一批是女孩子們，第二批才是男孩子們。

兩位太太自己燒菜，用有兩個年輕的男僕幫忙，另外僱了一個中國女傭洗衣。

印度人認爲牛是非常神聖的動物，所以不敢吃牛肉；而以羊和鷄爲肉類上品。他們每天也吃三餐，喜食大米飯，日常以魚和青菜佐餐，特別嗜好咖哩。當然，這是代表富人的生活；窮人就只有咖哩送飯，或是幾片薄薄的煎餅而已。

印度人最大的節日，是「屠妖節」和「大寶森節」。

「屠妖節」之於印度人，好像中國人的陰曆元旦一般，節前都要

大掃除，換上新窗簾和帷幙，門首更插上兩株芭蕉樹，就如我們懸挂彩網似的。在這一天，打從大清早起，就有一小隊一小隊的鼓樂隊吹奏起來。樂隊以大小鼓爲主，還有小喇叭。奏樂的都是赤裸着上身，僅以白布圍紮下體，特地乘車到每一家去吹奏，好像我們的元旦舞獅一般，取招致吉祥利市的意思。

每當「大寶森節」時，丁律的「吉寧廟」便非常熱鬧，有甚麼萬針刺身，踏火遊神的表演。許多善男信女都去膜拜，擠得水洩不通。在那一天，可以看到一般的印度婦女，滿身穿戴着金器首飾，有幾兩重的大金頸鍊；笨重的金耳環，穿掛得兩個身孔幾乎要垂裂了；手腕上都是成疊的金手鐲；有的將金飾貼在鼻頭上，甚至於穿掛在鼻孔的兩旁。

印度的男人對衣着很隨便，女人則比較講究。通常，年輕的人，多穿簡便的西裝，老頭子在家時，常常不穿上衣，僅以白布遮蔽下體，出門時才穿洋服。太太們總愛著

五顏六色的印度裝，上衣短小，腰以下圍着長裙，另有長紗自左右肩斜披至腋下拖曳着；遇有喜慶或出門宴會時，則鬢邊簪繞着鮮花，或插着一朵巧製的花朵，額際眉心喜歡畫着一顆小小的紅點。現在的摩

登印度婦女，却有隨意點成三角形，斧頭形等等，多采多姿，別具儀態。不過，這額上眉心的紅點，是有着身份的區別：紅點的是已婚的女人，寡婦便要畫成黑點了。這裡的印度人，有的已經馬來

亞化；我們的鄰居這一家，更融合着一些華僑的生活習慣，喜用我們的東西，好像穿木屐，用長弓竹籃之類。他們也有中國人的刻苦耐勞的精神，勤儉和睦的美德，生活算是簡樸的。

兒童節

• 岳減山 •

孩子，今天是你們的日子，想你們都玩的吃的非常高興吧！看：學校開會慶祝兒童節，唱歌、舞蹈、講故事，都是你們的節目。

台上的兒童演員演得多麼維妙維肖呀！台下的學生們都漲紅着臉在大拍其手啦。喂！孩子，當心把你們的手掌拍痛了。戲院也特別放映一套教育片，免費讓你們看，你們覺得怎麼樣？快樂吧？

但是，你們可知道嗎？今天，並不是每個小孩都如此高興的呀！在城市的貧民區，和荒僻的鄉村正居住着一些孤兒，和因經濟拮据而無法上學的苦兒童。

你們以為他們也正在歡欣的慶祝這個節日嗎？不，不是的。他們也許幾天沒有飯吃，肚子挨不了，正想法找些東西吃呢！唉！孩子們，把你們所派到的食物，拿來送給他們，在這個有意義的日子裏作些有意義的事情吧！

這世界，社會實在是太平平等了，同是國家的主人翁，社會的棟樑，也同是他們的節日，但，為何你們如此快樂，而他們卻正爲着今天，和明天的生活擔憂受苦呢？

兒童節
於一九五六年六月廿一日

膠樹的話

今天一看，
碩大的軀幹，
又多了這許多創傷，
像沙場上的英雄
掛了綵。

「何必爲我們神傷？」
那來的聲音

——沉毅、有力，它說：
「多忍受一次痛苦，
增加了半島的興旺。
是的，像英雄掛了綵；
我們覺得
無比

榮光！」

黃枝連

新村底夜

• 山芭仔 •

鐵絲網內的新村，
 在安靜的睡夢中。
 月亮投下白色的輕紗，
 罩在參差的亞屋頂上；
 星星頑皮地眨着眼，
 在臆測新村的夢境。
 歸更的村民，
 保護它底安全，
 可惡底蚊蟲，
 成羣地往他們臉上叮。
 遠處傳來微弱的犬吠，
 像哀悼太陽的悲號。

轟地，一聲鎗響，
 突破了夜底死寂。
 啊！是誰？
 又一個犧牲了！

給殘廢了的朋友

• 魯巴 •

廢了的紙，
 可以再造成紙；
 銹了的鐵，
 可以再煉成鋼；
 荒了的土地，
 更可以耕成豐收的田園……
 難道人會有廢的嗎？

廢人不是你呵，
 那些每天無所事事
 只知吃、喝、嫖、賭的人，
 才是圖有軀殼的廢人。

你不是廢人，
 絕對不是。
 因為在殘廢的肉體裏，
 你保留着完善的靈魂。

可愛的椰樹

• 何人 •

啊！可愛的椰樹，
 馬來亞的任何角落都有着妳。
 妳那挺直的幹可架橋樑，
 妳那果實的硬壳可製用具，
 妳那葉子的骨和果皮可拿來洗衣，
 妳的油液還可用作照明。

有了妳，
 風光更無比的秀麗。
 有了妳，
 日子過得份外的舒適。

啊！可愛的椰樹，
 我永遠永遠擁抱着妳。

墮落的妹妹

·石
·宣·



珍珠近來似乎變了，變了。聽三嬸說，她每天放學回來，就把書包一拋，胡亂的吃些飯，有時甚至不吃，就到外面去了，不是藉口買書就是說去找朋友，非到傍晚不回來。自從爸爸死後，我們兄妹倆，便寄宿在三嬸家。我白天去做事，晚上九點多鐘才回家，所以也沒有時間照顧珍珠。珍珠本來生性沈靜，一向用功勤奮，很少出門，起初三嬸在我面前訴說珍的事，我還不信為真。

三個多月前，一天，我正要去上班，她又對我說珍珠了。

「三嬸，素珍真的每天放學回家，就出去嗎？」
「真的，素珍一放學回家，吃過飯就出去了，難道我活了這把大的年紀也要撒謊嗎？我是為着要素珍好呀，你想，一個女孩子書不讀，整天去跑街找朋友，成什麼樣子呢？」三嬸滔滔不絕地道。

「珍珠的是如此嗎？」我懷疑地問。
「哼！信不信由你，將來出了事你總會明白，橫直不關我什麼屁事。」三嬸賭氣的說，說完走了。

我心裏存着一團狐疑，帶着一顆不安的心情去上班了。唉！妹妹如果交上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旦得住那死去的爸媽呢？下午三點，將來有什麼差錯，我做哥哥的怎對。我為要証實珍珠是否出去，就在公司

裡打了個電話回去，三嬸的佣人來接電話，我說要素珍來聽，佣人說她已出街了，連午飯也沒有吃。我掛斷電話，心情很煩燥，珍珠到那裏去了呢？三嬸說的話沒有錯了！

那天九點多鐘，我急忙把事做完，坐車回家。到家後，本想和珍珠談談，但經過珍珠的房間，打從窗子望進去，只見裏面是一片漆黑，我推門進去，扭亮電燈，珍珠已經睡熟了。我想叫醒她，但看到她睡得正甜，又不忍叫醒她；只得待明天再說。累了一天，已疲憊不堪了，但是却不能入眠，直到天快亮時才朦朧睡去。第二天竟有點兒頭昏腦脹，到了下午四點多鐘，身體發熱起來，只得向公司請假回家。到家中，珍珠又是不在。我躺在牀上休息，六點多鐘，我因口渴便喊着：「素珍，素珍……」可是沒有回音，只得自己爬下牀，打開熱水壺，喝了一杯又倒在牀上睡。八點多，還不見她回來，我的身體竟熱得很厲害了，索性坐在牀上。這時，門突然的開啓了，探進了一個

頭來，我認出是珍，可是她却又退了出去，我大聲喊道：

「珍，進來啊！」

她才怯怯地走到我床沿，嗚嗚地說：「哥哥，你不舒服是嗎？」

「唔！人有點不爽，今天你去那里，幹嗎那麼遲回來？」我問。

她口吃地道：「到朋……友……友……友……去，她留……我在……」

……她家吃晚飯，所以回來遲。」我因人極度的疲倦，便揮揮手道：「早點睡吧！明天還要上學。」

她悄悄退出去了。

第三天，我熱度已退，但沒有上工，下午，珍珠放學回來，沒有出去，在做功課，然而情緒却似乎非常不安。我沒有去盤問她。第四天，我照常上工，珍珠的事我又一天的延遲沒有問她。

一天下午，我到亞依淡去收賬。當我坐車至柑仔園時，突然發現珍珠跟着一個男子進了星光戲院。我想當街叫住她，但我沒有這樣做，她也沒有看到我。

收完了賬，我回公司特請準了

假提前回家。到了家中，珍仍還沒有回來，我坐在廳前的椅子上等待，到了七點多，她才回來，當她推門進來時，一眼瞧見我坐在廳前，不禁吃了一驚，裝作鎮定的樣子走到我面前笑笑地道：

「哥哥，怎麼你今天這麼早回來啦？」

不知怎地，我一見到她就感覺到異常的憤怒，我大聲喊道：

「珍，你今天又去那裏？爲甚麼這麼遲才回？」

她見我發怒，好似知道我已曉

得了她的祕密，但却靜靜地道：「哥哥，今天是我的級任老師生日，她留我在她家裡幫忙，在她家裏吃了晚飯，所以才回來的晚。」

她又撒謊，聽了她的謊話，我實在抑不住氣憤，站起身就是兩把掌打過去，打得她火星直冒，倒在椅子上哭泣起來。

「珍，想不到，你竟變得那麼快；你本是一個不說謊的人，現在也來騙我了，好啊！你的謊話編造得很動聽呀！你想我會相信嗎？你

以爲我是木頭呀？我問你，今天你跟誰去看電影？」

我站在她面前，好像一個法官在判決一個罪人。然而，一種奇異的情感，突湧上了我的心頭，我知道，假使再多站一會兒，我说不定會倒在地上。我感覺到萬分的難受，遂抑住了氣憤，走回房，站在窗前沉思。珍也跟了進來，撲的跪在我面前，哭得像淚人一般，

「哥哥，請你原諒我吧！我錯了，以後我再不敢了。」

我含着淚扶她起來：「起來吧！一個人誰沒有過錯呢？但只要錯而能改，前途還是光明的，珍！並不是我要阻擋你去交朋友，你要知道，你年紀還小又在求學時代，最好不要分心。倘使你一旦跟人搞戀愛，不是要荒廢了你的學業嗎？況且現今的社會，到處都充滿着色情，一個少女偶一不慎，墮入圈套，那不是更不堪設想嗎？珍！你已是個中學生，你也曉得什麼叫自愛。記得，當父親逝世時，他曾這樣說：『寬、珍，你們命

苦，早年失了媽，想不到我也不能再活下去，留下你們二人孤苦伶仃，但幸寬也長大了，可以做事了，珍年紀還小，寬就是怎樣，也要讓珍讀書成人。」現在，我守着爸爸的遺言，刻苦耐勞給你去讀書，你就該好好的讀書，才對得起我和爸爸。珍，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你得爲自己的前途着想，不然，我也會爲你慚愧的，我要怎樣才對得住爸爸呢？」說着，我哽咽起來。

「哥哥，」珍撲倒在我的懷內，緊摟着我道：「是我錯，我太對不起你，這幾個月來，我過的都是荒唐的生活，我後悔了！」

我托着她的頭，吻着她的秀髮，憂傷地，爲她淒涼的哭聲而深深的感動了。我澀着嗓子說：「珍，我原諒你，起來吧。」

「哥哥，我答應你以後再不出外了。」

「夜已深了，珍，去睡吧，明早還得上學呢。」送她出去了，我的心似釋了千斤重石，感覺到寬鬆了。

珍自我生氣之後，就很少出門，我感覺到高興。有時我借故打個電話回家，她總是在家。但是半個多月後的一天，我打電話回去時，出乎我意料之外，來接電話的又是三嬸的佣人。我問她，素珍去那裏？她道，出街了。晚上回家，走過珍的房間，她還未睡，我問她今天去那裏，她笑笑，去一個同學家溫習功課。我說：

「珍，不是做哥哥的一直要管着你，實在是現今的社會叫人心寒啊！你得謹慎的把握你自己，不要給我失望啊！」珍點點頭，我走出房去。

三個月後，我的煩腦來了，我發覺珍的樣子似乎變得很奇怪，喜食酸辣，精神恍惚，我意識到這是一種懷孕的狀態，我感覺到心裏一陣的恐慌與悲哀，不禁落下眼淚，我就帶她去找醫生。

醫生診斷後，悄悄地對我說：「尊夫人已經有了三個月的喜啦！」

「什麼？真的嗎？」

「實在的，實在的一。」
宛如晴天霹靂打在我的頭上。怎麼辦呢？我只好帶她回家。路上我悲憤地罵她道：

「珍，你到底搞什麼鬼叫，唉！你叫我怎樣見人呢？」她一路哭得非常淒涼，我說：「珍，倒底你是跟那個混賬東西搞的呀？」最後，她經不起我的緊迫，才說出那男子的姓名。

第二天，我就去找那人算賬，但繼而想到，算賬不是辦法，事情已弄了出來，只得見機行事吧！

跟那人談判了兩點多鐘，天幸，他還願意馬上娶珍呢！
第五天，星檣日報登了一則旅行結婚啓事。

唉！我實在不能管珍了。這是環境造成的，還是咎由自取呢？想不到妹妹竟如此不曉得控制感情，隨便和人拍拖，發生關係，把婚姻和愛情當做兒戲，荒棄自己的學業與前途。她沒有遭受始亂終棄的結局，還算是幸運。至於婚後是否幸福，更不是做哥哥的管得到的了。



第十九章 舉行慶祝

蘇丹離開野新後，直接回到馬六甲，他立即召見一些大臣們商議如何準備一切，以便慶賀新蘇丹后的駕臨。第二天早晨，蘇丹衛隊派出數樂隊到全城各方擊鼓，報告新蘇丹后駕臨，和舉行慶祝會的消息，意欲使全國人民也參加慶祝大典。

消息傳出後，平常最熱鬧的市場中心地，公共巴剎裡，立刻轟動起來。各民族人士都以新蘇丹后為談話資料。要人民參加慶祝的報告，雖不是官方正式命令，然而大家都認為是必須遵奉的事，否則就有對皇室不忠的嫌疑。然而，羣衆中並不乏勇敢的人，他們竊竊私議蘇丹的一切行為。

這天早晨，蘇丹馬摩沙，躺在價值昂貴的波斯絨毯上的烟燈邊，正在吞吐鴉片烟。應召而來的大臣們都圍坐在他的四周，他怡然自得的祇顧吸烟，讓大臣們枯坐等候。現在他無懼一切，從前還有總理大臣忠心耿耿的在他面前囁嚅，現在沒有一個大臣敢這般麻煩他了。現在總理大臣的愛女也屬於他的了，他更加得意起來，他相信她終有一天會俯首聽命的。當然，

他已被淫欲沖昏了頭，不了解她對她父親和兄弟們的愛是如何的深，更沒有想到她將迫使他償付過去的罪行。

正當蘇丹和群臣們協商慶祝事宜時，忽然傳來消息說：彭亨蘇丹的王子，已在赴馬六甲途中，他此來目的是爲了和馬摩沙的公主舉行婚禮。馬摩沙當即對他的總理大臣說：

「拿督達蒙公，我本身的事很多，你可以代表我去主持一切，好讓我安心料理我自己的事務。」

「陛下，我極願遵照您的意旨去做，我打算在兩星期內完成這一婚禮，尊意如何？」

「何必這麼久呢，達蒙公，我認爲愈快愈好。要知道葡萄牙人可以隨時向我們進攻，我們得準備戰事呀！」

蘇丹剛說完話，衛隊司令官忽然倉忙趕到，而且面帶憂色，蘇丹首先發問：「什麼事這般倉忙，將軍？」

「我接得緊急軍報，說暹羅艦隊昨天開到北干。全隊有大小艦船百艘以上，現正向馬六甲駛來，又開另一支陸軍已通過彭亨向我們進攻。」

蘇丹聽後，仍然若無其事地吸烟。

「請陛下發佈命令。」那位將軍似乎很性急。

「據我所知，你是個英勇無比的軍人，再則，據報告，我們的艦隊實力，也增加了一倍。那麼，敵人既來，就以我們的強大艦隊去應戰呵，現在也是你一

獻身手的時機了。試問平素養軍千日爲的是用在一朝，這樣一宗瑣碎事，爲什麼定要來麻煩我呢？」

「陛下，謹遵聖旨，我必須立刻去準備一切了。因爲我們不僅要保護我們的海岸，還得調遣一部份隊

蝨驢子

仁丁

一天，獅子派猴子出去替他找點肉食來。

猴子立刻跑到驢子住的地方。他說：「喂！朋友，我的主人——獅子，要你去見他。」

「幹麼，是不是想吃掉我？」驢子頭也不抬，吃着自己的草。

「哦，沒甚麼，我的主人聽說妳生的非常美麗，所以他來看看妳。」

「是真的嗎？」驢子高興地和猴子一道去看獅子了。

當他們來到獅子住的地方時，冷不防獅子從旁邊跳出來，跳到驢子的背上。驢子看見情勢不對，拔足就逃，雖然落下了性命，但是背上已被獅子抓傷了好幾處。

過了一會兒，猴子又到驢子那裡對她說：「朋友，請你再去看看我的主人好嗎？」

「哼！」驢子說：「你這驢子，快給我滾，我的命差點兒送了，還會相信你的話嗎？」

「剛才讓你受驚了，真是對不起。」猴子抱歉地

伍保護我們的盟邦彭亨哩。」

「好極了，將軍。國家在你捍衛之下，是可以高枕無憂了。馬六甲既有你這智勇雙全的大將軍，我蘇丹何必去憂慮呢？」

說道：「但是，我的主人是無心傷害你的，因爲他一看見了你那美麗的臉兒，就看上了你想和你接吻，這是愛你啊！他說他真想再看你一面。」

「是嗎？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同你走一趟吧。」當他們再到獅子住的地方時，獅子已經準備好了，當他一看見驢子，就咬着她的頸部，驢子措手不及，就被獅子咬死，吃掉了。

論暴怒

敏強

快地聽，緩緩地說，遲遲地怒。

一個溫文的回答，是醫治暴怒的良藥。

怒時，數「十」；怒極時，數「百」。

戰勝自己的憤怒，正如戰勝了一個頑強的敵人。

控制了怒火的爆發，就等於征服了最大的敵人一樣。

萬籟靜寂，校舍中每一位同學都睡着了。這時我孤獨地站在窗邊。我的眼淚簌簌流下，沾濕了衣襟，我對着那蒼空的明月，祈望她原諒我底罪惡！

二年前，我在A城小學畢了業。因為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兒，所以他們特別的溺愛我。他們忍着別離的痛苦，把我送到B城來唸書。

在我動身的前一天晚上，父母把我叫到廳前，訓導我一翻。我感動的流出眼淚來，伏在母親的懷裡道：「爸媽！請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做人，努力讀書，不使你們失望。」



懺

悔

翌日，我就離開可愛溫暖的家和慈愛的雙親到B城來了。

一月，兩月：父母的言語都時時在我耳邊响着。第二年，我讀初中二了。初二的功課比前繁雜得多，假如我能好好地專心課業，是可以應付得來的。可是在那年第一學期開始，我就變了。每天我都胡混的過日子，恨不得上課時間快一點過，放學後，便跟同學進電影場……這些事情，在鄉下的父母親都不曉得。

天天我都這樣糊裡糊塗過日子，考試來臨了，唉

！怎麼辦呢？樣樣功課都沒有把握，怎樣考呢？

考試結束了，成績報告表上，每科都是紅筆分數，沒有一科合格，連總平均也不滿五十分。坦白說，得了從末後倒數上來的第一名。

成績報告表寄到家裡的第二天，我就接到家裡的來信，父親嚴厲的責斥，母親的失望，使我感到無限慚愧、後悔。我恨不得立刻跪在父母親的面前，請他們打我罵我，讓我得以補贖以往的過錯。忍不住內疚的刺激，我迷迷糊糊地暈倒了。

當我醒過來時，我已躺在家裡舒適的床上，我看

露水

見父母及許多以前的同學圍在我身旁，我開始痛哭。

「羣兒！別哭了，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希望你從今天起重新做個勤勉的人。」父親帶着很悲傷的心情說，眼淚已沾滿他那枯燥的鬚端。母親在旁已經哭不成聲了，有些同學也感動的流下淚來。

幾星期後，我身體恢復了健康，已經得到父母的原諒，同學的鼓勵，我又重回到學校裡來了。

今天，是我到校的第二週，我照例地倚在窗邊，望着那蒼天，追憶我過去的荒唐。

「麗羣，怎麼啦！這麼晚了還不睡，明天還有課呢！」鳳梅同學發覺我還沒有睡，便起來替我關上了窗，拉我回到床前。

受騙記

偉

今天放學，到舊貨攤去走走。
「大佬！」我剛走到Y街，忽然被迎面走來的一位青年叫住了。

「請問XX街在那裡？」我是從吉隆坡來的，對這兒街名不熟悉，所以一連找了幾天，都找不到我朋友的住址，現在……」他說到

這裡突然停住了。

「我也不知道，不過，你再多問幾個人，一定能够找到的。」我說。

「唉！星加坡人多地廣，叫我到那兒去找呢？」

「有地址總有辦法。」

「不知道地址是

真是假……」

「什麼？難道你的朋友會騙你嗎？」我有點奇怪起來了。

「不，不，」他顯得非常尷尬，突然話題一轉：「要是找不到，我真不知要怎麼辦。」

「多住幾天，一定能够找到的。」

。我找話安慰他。

「我也這麼想，可是……」

「可是什麼？」

「我……我現在連五分錢都沒有了。叫我怎能再住下去呢？」

「……」我不禁爲之愕然。

「大佬，請你幫幫忙，借五塊錢給我，等找到了朋友，就把錢寄還給你。」

「救人之急，我是非常願意的。可是，你得知道，我是學生，一切都靠父母供給，所以，你要的這個數目，我實在不能爲力。」

「那……你要幫我……多少呢？」

「對不起，我身上只有一塊錢，你拿去好了。」

說着，我便把袋裡僅有的一塊錢拿出來交給他。他接了錢，一聲謝謝，便溜之大吉了。

回了家，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老李，怎知道老李也遇見過類似的事；他告訴我，專門有一種遊手好閒的人，靠這種方法混飯吃的。我才恍然大悟，我受騙了。

馬來民歌選譯

智集

夢中

昨夜我夢見明月

和椰子的下墜，

夢中我們相親相悅，

我枕在玉臂上陶醉。

失眠

我不怨炎日的酷熱，

因我慣常在圓石上晒紗籠；

我張開席兒，却難安睡，

因我慣常在你肩入入夢。

誘惑

如果沒有星兒，

月亮爲何要高昇？

如果不是爲着你，

我爲何要來相親？

熱鬧的早晨

孤 蓬

今天早晨「打架婆」又和人爭吵起來，村子裏真是熱鬧極了。

張媽，在這個村子裡，是最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不是嗎？凡是人家一提起張媽，大家總是搖搖頭噴噴幾聲，不但大人們如此，就連小孩子也曉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大家給她取了許多外號，什麼「吵架婆」，「打架婆」，「風涼寡婦」啦……由此可知道張媽是位怎樣的大人物了。

她的戰場，通常都在「公共水喉」旁邊。水喉的一邊有一個較潤的草地，另一邊是一個半乾的池塘，是最好的演武場。在盛水的時候，如遇見她來，那些胆小的，便都退避三舍，先讓她盛，以免發生事情，這麼一來，她便佔盡便宜了。今天早晨，快輪到李大嫂的兒子阿成盛水時，她忽然光臨了；搶先要盛。阿成走上前去，說道：「

阿嬌！是輪到你盛的時候嗎？」張媽都不看他一眼，淡淡地說道：「你管我，我愛怎樣就怎樣，沒輪到我就不許盛嗎？」

「可是，你也得知道別人等了許多時間啦！你怎麼一來就可以搶先盛呢？」

張媽沒睬他。他又說「你怎麼這樣不講理？如果別人佔了你的，你甘心嗎？隨便你愛怎樣就怎樣，難道這水喉是你祖宗買下來嗎？如果是，怎不把宅搬回家去……」

「阿成越說越生氣；旁邊的人也知道快出事端了。真的，就在這個時候，阿成把張媽的水桶扔到池塘裡去了。

「丟！丟！丟！衰人哪！」張媽嚷了起來，拿起了担子就向阿成打來。阿成的個子也不小，眼明手快，拿起了担子來招架。乒乒乓乓，兩個人便在一旁打起來了。

張媽今天遇到敵手了，兩人打得勝負難分，還是阿成有計謀，他把她引到池塘邊，接着便是一個順水推舟，把她推進水塘裡，弄得滿身泥濘，這時候笑壞了旁邊看熱鬧的羣衆。

「打架婆打輸了！」小孩們也嚷了起來。真的，「打架婆」今天吃了一個大虧，受到一場好教訓。哈！這麼一個小村子，竟有這麼熱鬧的早晨！

乞丐

黃則盛

在街頭——
我看見一個斷了腿的乞丐，
面色慘白，骨瘦如柴，
穿着破爛的衣服。
他伸出枯瘦的手，
向行人哀求「多隆」；
然而行人却給他白眼與唾罵。

雨 夜

· 潘 裕 王 ·

辛勤了整天的太陽，此刻緩緩地向西方墜下去了。迷茫的黑夜，悄悄無聲的統治了宇宙。天空呈現出一輪渾圓的明月，點綴着稀疏的星羣。

驀然間，不知從何處飄送來一大塊烏雲，掩蔽了廣潤的天空。明朗如白晝的大地，頓時陰沉沉起來。看到烏雲的密合，小販們好像感覺有什麼災禍將降臨在他們身上似的，露出難看的臉孔。

「老天爺！多隆，多隆！如果下雨，我們一家幾口的生活不知怎樣辦了，」雪水攤小販對天祈禱哀求着。然而，蒼天是那麼殘酷不講理，霎時間「嘩啦嘩啦」的下起大雨來。街邊的小販，趕忙將攤位推進「五加基」；他們的面上，蘊藏着無限的悲愁。一連串不能解決的生活問題，在他們的腦海中盤旋，盤旋……

小販們呵！爲什麼你們的面上常帶着使人難看的憂傷？

大地一片濕漉漉，街燈佇立在路旁，暗淡的燈光照在街道上，反映出一道黝黯的浮光。街道上是一靜靜的，沒有一個人走動，好像一條垂死的毒蛇安靜的躺着。

「呵！蒼天呵！你害得我們一家好慘呵！明天我們的生活應該怎樣過呢？唉！爲什麼窮人……」陋巷裡一老婦人悲歎着。

騎樓裡，傳來一陣陣痛苦的呻吟聲，是誰？我此刻深深地厭惡社會，到處充滿着缺陷。聽！到處都響着苦難者哀歎的聲音。

雨夜中，明顯表現出一般人民的生活痛苦，難道這就是現實嗎？雨夜呵！殘酷的你，不知毒害了多少在生活線上掙扎的人。

牽 牛 花 的 悲 歎

· 吳 均 克 ·

今朝我問牽牛花：「爲何你不肯自立，却喜歡爬伏在竹籬笆上？一旦竹籬笆傾倒了，可能同歸於盡啊！」牽牛花默默的微笑，並沒聽見我的話似的，仍然懶洋洋地扶伏在竹籬笆上。

晚上，狂風暴雨來了，雷電轟轟地爆炸了！我躲在溫暖的被窩裏，暗暗替牽牛花擔憂，美麗的她能否抵抗暴風雨的摧殘呢？

次晨，雨後天晴。我步出家園，快步跑去看看牽牛花。呵！可憐呵！竹籬笆傾倒了，她也就這樣地同歸於盡了，我不禁爲她歎息。

年青的朋友呵！千萬不要染上牽牛花那種事事依懶的性格呵！不肯自立的人，終久會得到不幸的收場呀！

二揭二發三文二抄二公二

他雖然逃脫了編者的眼睛，然而却逃不過我們廣大讀者的眼睛。

親愛的編者先生：

閱貴社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五期「蕉風」時在第八面的散文圈內有一篇散文，其初我就懷疑他是抄襲的，那就是彬彬先生的大作——「祝福」了。當然

我這種模糊的記憶是萬萬不敢隨便亂說：「祝福」是彬彬先生抄襲的。但經我翻開吡叻，和豐，興中學遠于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四日（即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一期的「興中校刊」時，的確有一篇相當長的文章新詩，題目是「孩子，聽我的祝福」作者是宋然先生，寫于當年的兒童節。經我詳細的校對後，證明彬彬是將原作題目「孩子，聽我的祝福」縮改為「祝福」二字，文中亦有少數詞句為掩飾而略為更改，此外並將詩體改抄為散文體而已。所以我肯定向先生披露，彬彬的「祝福」一文是抄襲宋然先生的作品。但彬彬抄襲的技能，劣得不足道，足以顯明他的幼稚與無知了，該文既然是抄襲的，先生為甚麼又給予刊出？這是不覺先生，因為「興中校刊」這本冊子，是一部紀念品，而非賣品，所以得閱的人很少，因此到今天能同時發覺的人也許很少吧！他雖然逃過了編者的眼睛，然而却逃不過我們廣大讀書者的眼睛。他這種文化竊賊的罪行，站在正義感的立場上，我不能不向先生控告他，先生不會說我多事吧！.....

.....

讀者：作義

塗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廿四日

編者先生：

當我翻開「蕉風」第十五期閱讀時，發現其中一篇散文「祝福」是從某校刊抄錄的，我禁不住憤怒。在我熱愛的「蕉風」也出現「文抄公」，我要揭發此事！

此篇原作者是「宋然」，寫於一九四九年，在兒童節日曾經朗頌此詩，作為贈送于兒童的恩物。「文抄公」彬彬倒很聰明，將此篇詩體變作散文體，並把原文增減一些字，便成為自己的文章了。

「祝福」第六段的文字，雖然是「文抄公」彬彬所寫的，可是全文看來，還是「宋然」的文章。彬彬將此文投入「蕉風」，暫時可以騙過編者的眼睛，可是却騙不了千千萬萬熱愛「蕉風」的讀者眼睛！彬彬這樣做法，是爲了幾塊錢的稿費，還是爲了發表慾？我不加以妄測。可是這樣做法，是否對呢？我希望彬彬冷靜地想想！由於彬彬所寫的文字看來，他的寫作能力並不差，若是他肯下苦功，多讀、多寫和多體驗生活，相信他也能夠開花結果！希望他從現地開始，砍去文抄公的勾當，發奮向上！

讀者：愚

江

寄於一九五六年·兒童節前

箱

信

稿約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連繫。筆名聽便。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十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O. Box 2034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一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蕉風出版到現在，已是第十七期了，在這一時期裏，我們除了盡力做到嚴謹與認真，並保証按時出版外，建樹實在有限，尙待克服的困難與缺陷也依然還有很多，所可安慰的，是讀友愈來愈多，友情的聲音也愈來愈響亮，給予我們無限的鼓勵。今天，我們要毅然帶給大家，一個值得興奮的好消息，便是從第十九期起，本刊將擴大開本爲十六開。以往，讀友們紛紛來信，建議本刊擴大開本或改半月刊爲周刊。這表示了大家對本刊愛護之誠與期許之殷，本刊當然不能辜負這一番盛意。現在，我們先走第一步——擴大開本，至於改半月刊爲周刊，一時尙無法辦到，只好留待以後實現；進步是一點一滴的努力累積起來的，一切困難都可以克服。從第十九期起，蕉風跨入一個新的階段了，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不僅使本子變大一點而已，也要使內容更充實起來；希望讀友們給予更大的支持。同時，本刊決定自第十九期起，取消「青年園地」。這一措施並不表示今後本刊將少容納青年作者的稿件，而是不再把「青年」與「非青年」作刻板的劃分。改大開本之後，選稿可能要更嚴格一些，但鼓勵青年寫作與培植新血是本刊不變的目的。

在第十五期中，本刊曾刊出「祝福」一文，現經作義與愚江兩位讀友不約而同的來信揭發，証實是出自抄襲。該稿投寄本刊時，本是一首長詩，題名「孩子，聽我的祝福」。編者讀後，覺得該詩寫得親切感人，只是文體更近散文一些，便將它改爲散文，並改換題目爲「祝福」，發表出來。豈知又是一篇抄襲文章，真是令人痛心。

在十四期裏，本刊已經宣佈，今後凡有抄襲，必把文抄公的真名用大字公佈出來。按規彬彬本不能例外，但爲了顧全他的前途，又念該稿是在十四期之前寄來的，特再寬容一次。想想看，一個在校讀書的青年，前途正是無限量着呢，如果因這事毀了信譽，甚而見棄於師友與同學，是多麼可悲與可怕的呀！本刊殷盼彬彬知過能改，本刊的手是永遠伸給勇敢的人的。

最後告訴大家蕉風第一卷合訂本已經出版，凡願保存本刊全套的朋友，可向本刊代理處訂購。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一角



出污泥而不染（攝影）

· 劉佐職 ·